家專究研教道了見會

授教爾博施

蕤胡

施博爾教授原籍荷蘭，本名 Kristofer M. Schipper，後改入法籍，現任法國巴黎大學高級研究院教授，兼歐洲中國研究協會秘書長。是當代漢學界道教研究的權威學者之一，除了能用法、荷、英等語文寫作以外，更能用中文寫論文。講得一口標準的國語，臺語也非常的好，如果不是面對面聽他講話，你實在不知道他是個外國人。

道教因緣

法國漢學界對中國宗教的研究已經有了很長的傳統，但是，無論從前的學者有著多麼特出的成就，施教授所有的那種特殊的經驗，却是他人所從來沒有的——他曾經爲了研究上的需要，在臺南親身體驗了六年的道士生活。

他爲什麼選擇了道教當爲研究的對象，又爲什麼要去當道士，這種種過程，絕不僅僅是有趣兩個字可以說明的。他有著嚴肅的動機，他用了相當紮實的功夫，聽他講述這段因緣，不得不令你佩服他那種脚踏實地，虛心下學的精神。

開始接觸中國研究的當兒，他選中的對象是中國美術史，就因爲從小中國繪畫看多了的關係，他發現

中國的美術，尤其是山水畫，受了太多的道教的影響，爲了進一步探索這種思想的背景，他開始了對道教的注意。

「開始時我跟康德漠教授（Prof. Kaltenmark）學習，康德漠教授當時在巴黎大學教中國思想史，也講授道教的經典。我受了他頗深的影響，也可以說從此以後，我就走進了道教研究的這條路。」他告訴我這第一個學道的因緣。

他的博士論文就是魏晉時期小說的研究，因爲那個時期的小說，有著很深的道教思想的影子。

「除了以上這個原因之外，我想我家的宗教背景和我選擇道教作爲研究的對象，也有一些關係。我的祖先從十八世紀起，一直到我的父親都是牧師，而我的母親是研究神學的。」這應當是使他學道的第二個因緣。

民國五十一年，他完成了博士論文，也結了婚，申請法國遠東研究院派他來臺灣作研究，當時是中研院史語所的訪問學員，原只打算停留一二年，他說：「當時我對此地的道教一點都不了解，可是由於我喜歡跑來跑去，又因爲我本來是荷蘭人，對以前荷蘭留下的古蹟頗有興趣，就在臺南認識了當時臺南文獻委員會的人，他們知道我對道教有興趣，有一次就請我參加了他們當地的建醮大典。當時我和他們內部的主持人一樣，齋戒沐浴，身著道袍，一起做完了那次五天的大醮。」就因爲參加了這次大醮的經驗，使他發大願心，再留下來，眞正開始了他進一步的研究，和那六年的道士生活。這應當是他的第三個因緣。

「我參加那次大醮，起先還是懷著一般知識份子看熱鬧的態度去的，可是後來我改變了。在那個時候，我對道教已經有些認識，但是，道藏裏面的許多東西，譬如科法、科儀、科範等等重要的專門術語，我却還不能了解，這些東西佔了道藏相當重要的部份。你若想眞的了解道教，和他們儀式、組織的意義，你就必須懂得這些術語的意義，這些術語無論在那一種大辭典裏都沒辦法找到解釋，也沒有人能教你，除非是他們內部的眞正內行人。譬如就說做醮吧！水滸傳不就有羅天大醮嗎？什麼是羅天大醮？一般人對這個實在是很難有確實的了解。道教在中國的傳統已經相當的久，但是由於時代的變遷和隔膜，以前我的老師康德漠就曾經認爲眞正道教的道統已經中斷，再也無

法了解了。可是我參加了那次臺南大醮，改變了我的觀念。」「那時，在醮壇內部，我看到他們有許多的道經，我向他們請教那些特殊的術語和儀式的種種意義，主持其事的人都能給我完滿的解釋，我非常的高興，道教的眞正傳統畢竟沒有中斷。就這樣子，我決心再留下來，做更徹底的研究。」終於，在中研院的幫助安排下，他開始了臺南的六年道士生涯。

當了道士

一個學者，爲了研究上的需要，不惜負笈遠洋，拜師問道，經年累月，但爲求眞這種精神，和那偉大的玄奘大師，不正有著同樣的懷抱嗎！

如果像普通的學者一樣，只是爲了泛泛的研究，他只要留在臺灣到處看看，找找資料就够了，是可以不必親身去體驗道士生活的。但是施博爾教授不是這種人，在他的觀念裏，研究，就是要眞正的了解。而要眞正了解道教，你非得當道士不可。

「爲什麼我要去當道士呢？你要知道，道教內部的資料是不傳外人的。他們的資料不外借，不讓人拍照，他們的知識是父傳子，師傳弟，代代相傳下來的，要眞正的了解他們，就必須加入他們，成爲他們的一員。」施教授說明了他必須去當一個道士的理由。於是，在臺南，他首先就拜了老道士陳畊先生做乾爹，又因道教的傳統不能以父爲師，所以他另外又拜了陳的親戚曾賜先生爲師。曾賜的父親就是滿清時代最後一任的道會司——當時臺灣道教最高的職位。曾賜死了以後，將道壇傳給了他，他將道壇帶回了法國。

在道士生涯的六年當中，他不只學到了他想學的知識，並且另外有了許多重要的發現，這些發現，當然得力於他敏銳的觀察力和豐富的相關知識而來。因爲道教內部文件不外借，他認爲需要的就只好手抄，不懂的，就請他們解釋，他說：「那裏所藏的道經，有不少是乾隆、道光年間的抄本，也有少數明末的本子，他們都保存得很好。」施教授沒有告訴我，可是別的學者曾經提到過，說施教授在整理那些道經的時候，發現了一些以前道藏未收的經典。

道藏的整理和其他著作

由於對道教有了相當的了解，並認識了道教研究在中國研究上的重要性。施教授現正和其他學者從事於整理道藏的工作，這是個大計劃，首先他們所要做

的就是編纂道經總目提要。道藏集結的歷史已經是那麼久了，可是由於國人一向不重視這方面的研究，所以一直就沒有人用心來整理它們，如果能夠整理出版，不只是對學術界的大貢獻，而且應當是道教研究的一個新的里程碑。

由於道藏裏頭也收進了不少原不屬於道教的書，譬如孫子、公孫龍子、和一些屬於易經的著作及其他等等，我曾經請教過施教授，在編提要的時候，對這類要怎麼處理？

他說：「這一類的書當然也要包括在提要裏面，因爲它們雖然不是道教的書，但是被收入道藏却已經很久了。無疑地，收在道藏裏頭的這些書，有著很高的版本上的價值，如果能夠詳加介紹，對整個漢學研究來說，是相當有意義的。」這種態度相當的正確，也表現了施教授對中國學問知識的廣泛。

除了道藏的整理之外，施教授也寫過不少有關這方面的著作，如：關於民間宗教，傀儡戲與宗教之關係，土地公會與宗教的關係，關於道教中的眞人……等等，也曾經用中文在臺南文獻，臺灣文獻等刊物發表過有關的文章和臺灣俗曲的研究。從這些地方，我們可以發現，除了道教，施教授對俗文學的興趣也相當濃厚。

道教與文學

許許多多民間的俗文學，和宗教實在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，或許由於施教授本身對這方面也有著相當的興趣，我就向他請教了這方面的一些問題。

首先，他談到了詞的唱腔這個問題。一向我們都認爲詞的唱法是早已失傳了，施教授從他多年道教研究的結論當中，却發現並不如此，他說：「人們對道義的解釋或許會因時代不同而略有改變，但是宗教上的儀式通常是保守的，較少改變，道教儀式中的音樂，就是幾百年代代相傳下來的，我認爲他們那種特殊的音樂，是保存了不少中國古代的調子。譬如他們做法事所唱的五更歌就還保留著很古的風味。其他像西江月、金字經、步虛洞等等，大約還有三十幾種詞牌，他們的唱法也都是可以上溯到很久以前的時代，他們唱的都還是古調，只不過，學者們從來就沒注意過他們罷了，目前在臺灣會唱這些調子的，大概還只有三、四個人而已，如果再失傳，那才眞的是失傳了。我一直認爲道教在音樂方面的成就是相當值得重視的

，他們做法事的種種唱腔，其實比南管還要複雜得多。」

目前臺灣各地不正是掀起了民間文藝研究的高潮嗎？不知道注意到了這方面沒有。

我們又談到了戲曲和小說，施教授說：「我認爲道教法事所用的儀式，音樂和民間戲曲、小說，有著密切的關係。譬如他們所唱的一種魚仔調就比四平、亂彈等更早，而以前演布袋戲的，就常用這個調子，可惜現在布袋戲的配樂再也沒人用這調子了。還有，所謂的法事通常可分二部份，一部份是功德，一部份叫鍊度。法師們通常在做完了功德的時候，接著就演唱一些像孟姜女尋夫，目蓮救母等曲子，這和民間的戲曲無疑的是有著相當的關係。鍊度的形式和戲曲小說更有些相關，這部份通常包括招魂、關亡魂、招婢女（俗稱查某嫺仔）等，那種方式眞有點類似演戲。再接著就是俗講，俗講通常是講三綱五常，二十四孝之類的故事。」

提到鍊度的俗講，就使我想起唐朝的變文，變文這種文學形式，歷來都認爲是來自印度的影響，聽他這麼一講，我想，這個問題值得再重新探討下去。是不是有另一個可能，是當時的佛教僧侶們借用了中國本土原有的傳道形式而講述佛經，然後才有變文呢？或是連道教的這種儀式也是受了佛教的影響？

施教授補充說：「只由以上這些零星的例子，你就可以發現，道教和俗文學的特殊的關係了，我想，他們實在是保留了相當多有關民間文藝的資料，如果現在不加以注意整理研究，恐怕過不了五年，十年就會失傳。」語重心長，我想，我們該不會讓施教授失望吧。

寄語學界

施教授這次是應教育部國際文教處的邀請而來，他說對這次的邀請非常感謝，又因爲和自由中國有著特殊的因緣，所以他覺得以一個友人的身份，有些關心的肺腑之言要說。首先，他客氣的提到，作爲一個外國人，無論如何，研究中國文化是趕不上中國人的。接著他指出，就整個中國文化的研究來說，在自由中國的我們，有著相當重的負擔，因爲大陸自從陷共以來，除了考古的發掘以外，有關學術文化方面的研究，可以說是中斷已久。因此中國學術文化整個道統的承續就必須由我們來擔當，我們所要負的是承先啓

後的責任。

最後他說，在文化復興運動的號召下，我們這邊的學術刊物是比以前多了，却仍然和外國學術界的聯繫太少。「譬如你們這裏就好像沒有一個專門的機構，來統籌辦理各種期刊論文、各大學博士、碩士論文，研究專書等的編目與介紹工作，所以在國外，除了對你們比較大的學術機構以外，其他各地方、各大學、中學等的研究情形，我們都不知道。你們學術外銷的工作是做得不好。兩年前，歐洲成立了中國研究協會（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），秘書處設在巴黎，目前會員已有三百多人，我現在當這協會的秘書長。我們實在很想能够和你們國內的學界多作聯繫，可是，由於你們並沒有一個類似的組織，所以不知怎麼着手。而且你們沒有類似這樣的組織在推動，可能國內自己學者的聯繫都不多，並且現在也好像沒有什麼大的研究計劃在進行，這是一個很大的缺憾。」

這是一個眞誠的友人對我們的寄語，我想，我們是早該奮起，來擔當全世界中國文化研究的推動者與領導者的，這畢竟是我們的責任。

再版！

66年度文藝獎章新聞文學獎

現代學人散記

這是胡有瑞女士爲「書評書目」所寫的一系列學人作家訪問記，胡女士所賴以得獎的採訪文筆，在本書中表露無遺。她讓學人作家「掬懷相付」地剖述自己的人生觀、作學問的態度及讀書的方法等，讓讀者沐浴春風之餘心靈激起無數的火花與信心。

定價每本四五元
直接函購九折

書評書目社

郵撥：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
地址：中華路一段89號之3（4樓）
電話：三三一三七六三